

說部叢書

第二十五集
編六十五第

社會小說

關裏刀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五分 二角	說 小 育 教 記 石 棄 石 埋	天笑 生編
之法也。身作則以端本	為購閱。洵宜亟校諸君界。凡學於青年以貢獻之模範。學教師描摹小	是書專
角 一	說 小 探 偵 案 士 醫 七	本 小
以鑒矣。道者可滅絕人	焉。世之皆就刑情破綻。甚迨奸莫此為顧人道之計。不	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專以解剖生人為實驗行試。驗

壬四〇七號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三日印刷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九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六日三版發行

(笑 裏 刀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印刷人	發行人	作譯述者	著原著者
長沙商務印書館 廣州商務印書館 福州商務印書館 雲南商務印書館 澳門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 天津商務印書館 濟南商務印書館 太原商務印書館 西安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商務印書館	英國司提文森 江都薛一麟 靜海陳家麟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棋盤街中

笑裏刀

英國司提文森原著

江都薛一謬

同譯

海陳家麟

第一章

爾佛大假曰。吾此書起於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六月某日。此日晨起。余自室中出。鎖於門。納鑰衣袋中。由門隙望見屋宇。殊戀戀不忍遽去。是室爲吾父所遺。吾自生以來十七年。咸食息於此。室中舍余別無居人。余每出必鍵其戶。此時爲余初次作客此室。實爲余末次下鍵。計此鑰再入竇中。乃爲余還鄉之日矣。時晨曦初出。正照小山頂上。余且行且思。念余此去行程遠近。并投止何所。均茫然不自審。身爲饑驅似散鄉。以外皆成樂土。余父生前曾引一牧師爲至友。余亦愛敬其人。此時將往訪之。即所向。并聞余父有一函件存牧師處。此函件卽余啖飯之左券。牧師名堪。登村。村近余宅。行時聞山鳥細碎作聲。愛筌登村已隱約見於霧裏。

漸近。見牧師佇立門外。翹首向日。以俟余至。見余近與執手。謂余曰。大僊。進早餐未。余曰。謝君厚我。余已朝食。牧師曰。余且送君過淺灘。至大路作別。余前行。牧師徐語余曰。大僊。爾以髫年去鄉。得毋悵悵。余曰。生無父母。居家無異作客。今子身遠遊。得溫飽處。皆吾鄉井。牧師握余手曰。大僊。爾言良是。余將告爾以爾身之事。爾願聞否。余曰。請先生示余。牧師曰。爾生甫數齡。爾母卽逝。時爾父亦已有病。此病久久亦致爾父於死。方爾父病中。畀余一書。囑余曰。待吾子長成。以此畀之。使持此至紹斯。牧師言時。將探懷取書出。余聞之大駭。心志不甯。讀吾書者。思余一聞紹斯地名。何事驚駭至此。蓋吾姓撥爾佛氏。以居紹斯者爲最顯。國中一言紹斯。卽識爲撥爾佛之族。地以人名。紹斯二字。實撥爾佛氏之代名。詞余居窮鄉久。見衣冠客恆面赤語澁。居恆偶聞車馬聲。輒閉門而窺之。籬隙。今驟令與顯貴者伍。手足將無所措。驚曰。君將使余至紹斯耶。牧師曰。爾家本紹斯巨族。至爾父忽中落。爾父生時。頗有才名。前爲教員。無有出其右者。吾愛其才。恆爲之汲引於名流。諸名流亦喜與接納。爾生

長此鄉。未受文明教育。自視幾與牧豎爲伍。幸勿自菲薄。此行將復爾舊閭。牧師出函。卽以授余。函封甚固。緘外繕明由余面交伊奔尼責撥爾佛。未註稱謂。不識所謂伊奔尼責者。果吾父尊屬耶。抑爲吾父兄弟行。余見之。當作何稱。思之。面又發赤。徐謂牧師曰。願先生恕我。我不願往投此函。牧師笑曰。紹斯去昔累芒不遠。昔累芒與壹丁不兒厄相近。設處彼不善。返此至易。吾意爾此去。族人必極歡迎。爾父爲爾計。意至周密。慎毋過慮。牧師言時。坐路旁一圓石上。石旁有樹。蔭濃如蓋。牧師以巾納帽底。捲之以蔽日。口喃喃誦聖經聲。至微細。合手向天爲余祈禱曰。孺子。吾願爾勿入異端。上帝福汝。余亦隨之誦聖經。牧師出圖一紙示余。圖繪紹斯巨宅。并按圖示余以路徑。更授余以禮節。曰。大僂爾至紹斯。卽爲巨室子弟。幸勿露鄉俗態。致人訕笑。向見村兒入城市。處廣衆中。多嘿如石人。偶一作聲。多不中覈。要不知言。所自出。暇或自握其指。格格作響。或審視其爪。歷時不瞬。爾見繞德。有露者之稱諸宜審慎。余唯唯受教。意中殊不自安。蓋彼所謂村兒態度。不啻爲余寫照也。牧師曰。吾尙有

物授爾。卽探其腰際。似出之不易。曰爾父昔爲教員時。自售其器具書籍。資存我處。今以畀爾。數之得八十九佛郎。余得此樂甚。憶曩過都市。此鏘鏘者。曾入余耳。今乃飽吾囊。囊焉慮飛去。繼思得此家居。亦稱富饒。何事遠遊。余方籌思間。牧師又謂余曰。吾尙有物贈爾。第一爲質圓。此以畀爾。如點水入大海。不見涓益。第二爲質薄。可助爾一生健時。用作杖。病時則用以作枕。第三爲立體。可助爾入天堂。牧師以裏授余。反身卽行。步履甚速。躍躍焉如駝鳥之聳。其背在他。人見此。必笑其舉動之笨拙。余則不暇蘊笑於頰。心中轉爲之戚。彼愛我至深。別我至苦。卽於此躍躍之影。見之余。卽坐牧師所坐石上。啟其裏。裏內藏有三物。彼所謂立體者。爲聖經。所謂薄質者。爲藥方。一方云。以荷葉搗汁入紗囊。漉之。可愈啞。可治癰。以此汁入玻璃瓶埋之。蟻穴多處。可益智慧。余見此微哂。果此物能杖我。枕我。耶。又檢得一物。則一先令。彼所謂圓體者。此也。此三物至微。余雅重其意。卽以此裏藏入行膝。負之行。過一小山。回首視我所居村。一樹濃陰。下伏古墓。則吾父母歸骨處也。吾今舍此去矣。

第二章

余行之次日。破曉至一山顚。視下已見海濱。望見壹丁不兒厄。炊煙縷縷如陶器之窖。繼見行營旗幟簇擁。時尙行封建。此處爲侯伯所居。船上帆幟紛列。密若叢林。至山下。路旁築有團瓠。爲牧羊人所居。詢以至紹斯所向。知在壹丁不兒厄之西。前行已至格拉斯苛大路。一隊軍人自西而至。口吹軍笛。步履隨笛聲爲高下。軍官領之。憲兵爲之殿。憲兵咸衣紅衣。益增武概。余見此頗自負。幸余生蘇格蘭方域。有此雄師。足爲地球之冠。思之覺若輩軍威咸集。余面上舉步益速。已入苛累芒界。逢人卽問紹斯。人聞余是問。咸作駭異之色。彼駭異者。意中見吾衣冠製近村俗齒頰。間似不應有紹斯二字。疊問數人。皆作此狀。適有御者驅車至。余就與款洽。繼詢以紹斯村有撥爾佛氏否。御者車聲隨余。一問而歇。答曰有之。余曰此室爲巨族耶。御者曰其室固甚巨。余曰此室主人非巨族耶。御者曰此室安得有人。余訝曰密斯特伊奔尼責非居彼中乎。御者曰爾欲覓此人耶。爾與彼何涉。余答曰吾願見之。覓一啖飯。

處。御者忽大聲曰。爾謂何此聲。一出所御之馬。幾驚而蹶。余急退數步。疑其人固有痼疾。適猝發耳。余方注目視彼御者曰。以我度之。爾甯走入邱隴。毋至彼宅。繼又低語曰。彼室與邱隴同也。余終疑其痼發。亦不窮詰。復前行。見一人甚侏儒。著髮髻於頂。覲擊如叢草。望而知爲修髮匠。修髮匠出入貴人第宅。每喜語其內容。實爲若輩通例。余徑前問以伊奔尼責之爲人。此人頻搖其首曰。非善類。非善類。言訖視余。若慮余洩其言者。急以他詞掩之。余旣得此真相。前此奢望。如以熾炭投水中。熄滅且盡。心大不懌。乃知前詢諸人。咸見余作駭異色者。意別有在。非笑余村兒不應識此巨閥也。顧余已至此。猝因人言而返。何以自解。且彼猶是人耳。胡衆人一聞其名。如遇虎狼。中必有故。盍藉父書爲導。往探其祕。好奇之心。一發遂驅。余兩足使不停趾。繼思種種疑團。廣布迷陣。如入霧海。乃無方鍼。安知趨向。仍必尋人問之。得其端緒。轉過山腰。忽遇一婦人。面作赭色。行步踽踽。若有所思。余問之如前。并叩以伊奔尼責所居。婦人遙指一處。巨室高聳。矗立芳草間。四圍田畝比櫛。此室雖巨。望之若已。

朽壞。視其突。似久不出煙者。余指謂婦人曰。卽彼處耶。婦人未答。忽作怒鴟聲。曰。此屋之築。實以人血灌注而成。他日亦將以人血滿塗其內。爾見繞德。請以此語告之。可并告以余名。余名爲客老吞。吾願彼室中生物并鼠子亦弗善終。言畢。切齒有聲。舍余去矣。余聞此。愈疑。毛髮森立。如遇鬼魅於漆室。知此地斷非佳境。行漸近。見短樹。鬚鬚亂鴉。爭噪。暮色漸起。心益恐怖。隨身之影。避余。逖去。巨室巍赫。狀若大厲踞地待人。而食。此時見彼突中出煙一縷。淡如薄霧。示此宅尙有生人。余膽因之畧壯。細辨草間有一小徑。蜿蜒若修蛇。適通此宅。余撥草而進。見愈逼真。宅爲圓頂。上建一高樓。牆上滿布苔紋。似修築未畢。遽爾止工者。室外編竹爲小籬。高僅尺許。余越而過。愈行愈近。余亦愈悸。就星光閃爍中。仰觀岑樓。見窗格零落。蝙蝠出入飛舞。又一窗以布塞之。微露燈光。絲許色極慘碧。余初聞之。牧師謂此室不亞王公宅第。今見此形色黯淡。如入鬼境。余乃於鬼境中求生活。詎非狂悖。憶余鄉居小屋。燈光燼火。豔若胭脂。對之令人生喜悅。心此處乃絕無生氣。豈世所謂王公宅第者。盡如斯。

耶果爾世之羨爲王公者殆羨其近於鬼趣耳。吾乃商之。吾足使不作聲。并勵吾耳。使多聞音響。屏息靜聽。忽得聲息。似洗滌食具聲。又有人作乾嗽聲。其音極微。舍此二音。并門內犬聲。草間蟲聲。都噤不作響。余行近室門。以手叩之。此乾嗽聲。滌器聲。頓隨余叩門聲而寂耳。根靜極微。聞蝙蝠展翅出余頂上而已。久之無應者。余心大怫懼。心爲怒氣所驅。不留腦中。連叩之。仍寂然。乃大聲呼伊奔尼責。聞乾嗽聲又作。布塞之窗遂啟。窗木朽腐。啟之亦無音響。但見燈光奪窗而出。燈影中見一人首著高帽。手中似有一物視之。銃也。對余將發。余大怖。猛躍而退。樓中人忽作聲曰。余槍已貯彈。爾前進。槍卽發。余急止之曰。余有一函。將畀伊奔尼責。非來行刼者。君胡爲餉吾。以彈。樓中人曰。休絮絮。爾有書。置樓級上行矣。余曰。余書必面交其人。樓中人曰。爾函須面交耶。余曰。然。樓中人曰。此書來自何所。爾爲何人。余曰。余名大儼。姓撥爾佛。言甫畢。忽此人手中之銃落窗格上有聲。似驚懼而脫手者。久之忽變其聲息曰。爾父尙存否。余未及答。樓中人又曰。吾料彼已死矣。不然。爾胡爲至此。少須。又曰。

吾許爾進吾室。遂縮項入。窗亦旋閉。

第三章

門啟。余入。室中漆黑。以手捫壁而行。此人前行。且行且嗽。導余至厨室。爐中槽枵。爆烈有聲。餘光映壁。主人卽用以代燭。爐火映此人面部。見其鬚爲半白。眉目頗似吾父。意其人或爲吾父兄弟行耶。顧吾父面目。蘊有慈祥之色。此老生時。似上帝以狡猾。姦惡諸質。範之模。內造爲此人。此時。又含有怒意。貌尤可憎。余視其服飾。首戴荷蘭絨帽。身衣睡衣。自領以下。僅扣二鈕。髮髹髹似久未理。余注目視彼。彼亦視余。余目適與相對。兩目稜稜如鷹之斜睨。余疾視他處。以避其鋒。室內都無長物。一置食物之櫥。櫥側積木箱數事。案上置碎米之糜。尙餘半甌。傍置一匙。匙以牛角爲之。又麥酒一瓶。鹽豉撮許。余目光方注視此案。老者忽謂余曰。汝飢否。如飢。盍盡此糜。余曰。吾盡此。君將安食。老者曰。爾食糜。吾飲麥酒。此酒可已吾嗽。言已。以手握瓶飲之。飲時。仍以目視余。忽舉手向余索書。余曰。此書將畀伊奔尼責。老者曰。爾以我爲何。

人。我卽

語宋

又曰。速以亞歷山大書畀我。余聞之駭甚。彼所謂亞歷山大者。卽吾父

名也。亟問曰。君焉知此書爲吾父手筆。老者曰。吾詎弗知。爾父吾同胞也。余曰。然則

叟爲吾伯。老者曰。此稱近似。余曰。孺子無識。未覩尊長。乞伯父恕我。顧余口中。雖爲

此言。而心中。初無愛敬之意。吾伯似已知之。微哂謂余曰。以吾視爾。爾似不喜我。抑

不喜吾屋耶。或不喜吾所食之糜。余聞言愈駭。使余少五六歲者。或因之泣下。不料

此陰毒之人。竟能窺人肺腑。余旣無詞自解。急以書授之。仍低首自啜其糜。吾伯置

書爐沿。反復審視。忽謂余曰。爾知函中作何語。余曰。吾安知者。伯父且視緘上火漆

完固。實未敢視。伯父曰。然則爾來何爲。余曰。吾來爲奉此函。伯父曰。不然。爾當有奢

望於寄書之外。余玩其語近狡猾。徑答之曰。然。人謂吾有一極富饒之同族。故來相

就。惟余此來。亦非強求。進止惟伯父命是聽。余雖窮困。尙可自備兩餐。非無啖飯處

者。余尙有友人。可爲余助。伯父笑曰。吾與爾戲耳。何急切若此。孺子之性烈哉。居久。

爾當知我。爾若已饜足。卽以糜與我。我尙未進晚餐。余以匙畀之。渠食時。極贊其美。

指所噉之糜。曰。爾父亦嗜此。吾則不能多食。見刀叉卽生惡逆。實則所食爲薄粥。固無須刀叉。案上亦并無此物。所謂刀叉者。特意中虛擬之物耳。食糜未半。起提酒瓶於手。徐徐飲之。若藉酒以下此糜。案上鹽豉從未觸指。若置此爲玩品者。繼謂余曰。門後有小甕。滿貯清泉。爾渴卽取飲。余搖首以示不欲。伯父則注視余所著衣履。若爲余估其值者。忽問余曰。爾父死幾時矣。余曰。三禮拜。伯父曰。爾父生前曾言及我耶。余曰。未也。微伯父言。且不知吾父有兄。伯父曰。彼曾言及紹斯否。余曰。亦未。孺子得此名於友人。乃知有同族住此。吾父實未語及。伯父聞之。似有愉快之色。笑曰。良然。渠生平喜爲緘默。在廣衆中。盡日或無一語。人幾疑爲啞人。不料伊對妻子亦作此態度。彼生平語言較所食之麪包爲少。言已復笑。笑中又似有不豫之色。其意似專屬余。伯父曰。夜深矣。爾宜就寢。余視此室外暗於幽谷。更不識下榻何所。伯父前行。余隨之出。室外滿置柴木。暗中躓余。幾傾跌。伯父掖余而行。至一室。推扉入。室黑如漆。茫無所見。余向之乞火。伯父曰。吾宅惟然一燭。置吾室中。他舍例不設此。余慮

火患。且其費不資也。言已。匆遽卽行。反鍵其戶。若懼余逸去。余旣入此黑室。似入壙底。以手代目。探之。有物觸指。知爲臥榻。榻上瘴氣極重。刺鼻欲嘔。褥衾盡溼。似久浸水中。不能近體。幸天不甚寒。可不衾而寢。余乃蜷伏牀下。曲肱代枕。倦極已入睡鄉。旣醒。曉色透戶。乃見室中所有。此室極寬敞。若在十年前。當甚華美。今則鼠矢盈几。蝸牛緣壁。蛛絲之網。布滿室隅。若列強爭闢殖民地。更不容生人廁入。窗上玻璃盡碎。與屋相稱。余上下審視。似此屋窗損壞。實經人搗毀。乃有此現狀。搗毀此室之人。必爲吾伯之仇。故爲此伏巢毀室之舉。繼念及客老吾之言。安知搗毀此屋時。不有其人在內。且余來時。吾伯胡爲出槍相擊。若防大寇。彼固不識吾然。無論來者爲何人。亦無此款客之禮。此中必有他故。念至此。周身顫作。若遇寒疾。時晨曦已出。僅及窗櫺之半。室中陰森氣重。紅日不足。以敵之。遂怯然不敢遽下。然余不能久耐。門鍵又不得出。高呼伯父。久之。微聞履聲。伯父已自樓下啟門出。余引至一小院落。院中有井。井上架一轆轤。伯父曰。爾若洗面。可汲此。余漫應之。周視井側。初無滌具。乃就

汲器中沐之。沐畢，復至厨室。餘火未盡，加柴爐中。伯父就火煮糜，似終歲食物更無他品。糜未熟時，伯父出麥酒於櫥間，曰：爾願飲此否？余曰：固願飲此。惟此物爲伯父所嗜，初未敢請。伯父曰：飲之何妨？自架上取一杯至。杯小如胡桃，數傾未及其半。余見此鄙瑣之態，呼吸之氣爲之屏塞，意其人富而不仁，宜衆人羣相詛咒。時糜已大沸，伯父取置几上，以匙畀余。余見案上僅一匙，先以奉伯父。伯父固却，讓余先食。糜熱不能下咽。伯父視余饑涎幾出，吻外余盡二匙，急以匙進伯父。伯父曰：爾饜足耶？語已，卽聯進數匙，急投匙水中，滌之，納諸屨，目灼灼向余。余固未飽，見此態亦不向之索食，以目睨之。察其所爲，伯父自衣袋中出菸斗一具，斗以泥爲之。伯父取時珍重備至，若防其墜地，取菸少許，實斗中，徐吸煙縷，縷自鼻竅中出，出時又嗅之，使入謂余曰：爾母近日若何？余曰：余母亦逝世矣。伯父聞之，若不介意。又謂余曰：爾言爾有友人，爾友究爲何氏？余曰：余友夥矣，皆上流社會中人，實則余僅識一牧師，其人與吾父交遊，余謂之友，僭耳。余實無友。今見彼有輕我之意，姑爲此大言以懾之。伯

父似竊知余意。置不答。蓋世上老奸斷非未成年之童子所可欺飾也。久之伯父又謂余曰。大猷爾來甚善。大可輔余。爾方盛年。不可廢學。爾志何向。學法律耶。抑學美術耶。學武備耶。青年多喜武備。迨鬢有二毛。箭瘢滿腰脊。乃悔曩時之誤晚矣。大猷爾志究安屬。吾願爾勤學。庶不爲爾友所輕。然吾尤願爾勿多交友。所交之友亦勿多通函。爾願否。爾果弗願。請去吾家。吾性嗜靜。不喜見郵使往來。踏穿門限。余曰。此來本非吾意。伯父果不喜余。余行矣。伯父不悅曰。爾勿爲此言。爾在此。當有嘉運。此嘉運卽在粥碗之下。惟吾性孤僻。不喜交遊。願爾能肖吾所爲。我且助爾。余聞彼絮絮無一伉爽之談。點首漫應。意中頗不韙之。思藉他事斷其談鋒。俾無相聒。猛憶及宵來衾如束溼。擬出就日中曝之。余方起立。伯氏亟詢余所往。余告以己意。伯氏怫然曰。爾初來此。卽擅自專。此衾爲我有。耶抑爾有。耶。余聞之色斗變。伯父忽霽其顏。曰。實則吾物。卽爾有。諺語云。血固厚於水。吾與爾同血脈。撥爾佛氏。惟我與爾存矣。於是盛稱撥爾佛。昔時之隆盛。自始訖終。無少停歇。蓋自知前言之失。特爲此長幅。

文字以自掩蓋。若慮彼言一輟。我且置喙恣其嘲諷。末又言及居室。當日若何興造。費金幾許。卒因工巨中止。余猛憶客老吞之言。謂此室係以人血膠合而成。他日亦將以人血滿塗其內。吾苟久居於此。吾血亦將分潤此間瓦礫。似此空曠室。居正未知灑血何所。余周視庭除。私擬流血之處。伯父見余審視。詢余何旨。余以客老吞之言對。蓋客老吞曾使余明言之也。吾伯聞之。勢如中狂。忿極。捶几有聲。旋又慮傷其几。以手撫弄不已。罵曰。此女魅乃敢言此。吾將訟之法廷。且言且吁。又作乾嗽不已。自木箱中出衣兩襲著之。又自櫥中出一短杖。攜手中。將行。忽止。顧謂余曰。吾不能置汝於此。吾將閉爾室中。加鍵而後去。余曰。伯父。盍置我獄中。當較此室爲嚴密。伯父知余諷彼。默不一言。余曰。伯父居此。巨室不畜奴僕。子然無偶。今出留我爲司門戶。亦佳。伯父曰。吾宅惟蝙蝠鼠子可以守之。爾人也乃多不便。余笑曰。吾來此非爲竊賊。伯胡疑慮至此。且竭伯父室中所有。尙不足購吾名譽。窮士家無長物。惟此名譽乃爲奇寶。今伯父慮我作賊。但知自守之策。初未爲余名譽計也。伯父齒齧其脣。